

# 理解、知识、运气

温暖媛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理解问题是当代知识论的研究热点。根据对运气与理解关系的不同看法,可分为兼容论与非兼容论。以卡凡维格为代表的兼容论主张理解与运气兼容,理解不是知识。以格林姆为代表的非兼容论则指出理解与运气不兼容,理解是知识,并对兼容论的思想进行了反驳。然而,非兼容论的主张存在对运气界定不够的问题。文章指出理解与某种运气兼容,理解的来源中允许错误的信息,理解是知识;并针对可能存在的反驳做出了回应。

**关键词:** 兼容论; 非兼容论; 理解; 知识; 运气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19)03-0019-06

关于理解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哲学界的热点之一,尤其体现在知识论领域。要明白何为理解,首先要厘清理解与知识的关系。自葛提尔问题提出以来,针对运气与知识的关系讨论日益增多,近年来关于理解与运气关系的探讨也不甘示弱。本文将基于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视角,通过探究理解、知识对待运气的不同态度,试图厘清理解与知识的关系。这必然会涉及以下问题:知识与运气兼容(Compatible)吗?如知识与运气兼容,是否与所有的运气都兼容?如不兼容,我们应该如何规避运气?理解是否反运气?如果理解与运气兼容,在何种意义上兼容?如不兼容,我们如何剔除运气对理解的干扰?

卡凡维格(Jonathan Kvanvig)、格林姆(Stephen Grimm)、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海尔(Alison Hills)等人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论证。以卡凡维格为代表的兼容论指出理解与运气兼容,运气可以免受葛提尔式的威胁,但是知识与运气不兼容,因此理解不是一种知识;而以格林姆为代表的非兼容论认为理解与运气不兼容,理解同样需要避免运气,知识也与运气不兼容,因此理解是一种知识。而普理查德则首先对运气做出了分类,在此基础上分析理解与运气的关系。本文主要从兼容论和非兼

容论的理论争论入手,旨在说明非兼容论的不足之处,提出理解是一种知识,并重新说明理解与运气的关系。最后,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回应。

## 一 兼容论的语境分析论证

兼容论认为理解与运气兼容,并通过概念对比、语境分析论证来阐释其观点。有些兼容论持一种内在主义理解观,认为一旦获得真,理解的关键就是掌握理解对象中各要素的关系。基于理解与运气兼容,知识与运气不兼容,从而认为理解不同于知识。卡凡维格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兼容论的另一位支持者莫里斯(Kevin Morris)指出“理解与幸运地相信一个真的、解释性的相关命题是兼容的”<sup>[1]</sup>。本节将主要讨论这种兼容论。

兼容论基于对理解和知识的概念分析,来说明理解与知识的不同。如卡凡维格把理解作为一种内在活动,理解是“内在地明白(seeing)或者领会(appreciating)对理解来说重要的信息体中的解释关系”<sup>[2]198</sup>。而知识则不同,知识关注“某种心灵与世界的外部关联”<sup>[2]198</sup>,是关于心灵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状态,因此,如何关联,这一关联是否得到确证,关联是否为真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此意义

【收稿日期】 2017-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验知识论”(14BZX06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实验哲学的超越”(15ZDB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14ZDB012)

【作者简介】 温暖媛(1989-),女,山西平遥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知识论。

上,理解与运气兼容,尽管主体关于对象的信息源于运气,但其中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为真,及掌握这些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是一个内在主义概念,运气不会影响理解。知识则不同,兼容论认为知识要求确证,要求来源可信,获得过程可信,知识侧重于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是一个偏外在的概念。

此外,从兼容论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理解关注的是与真信念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涉及知识。鉴于以上说明,可以推断出,理解与知识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笔者把兼容论的论证表述如下:

前提 1: 知识关注心灵和世界的外部关联,是确证的真信念(兼容论的知识观的主张)

前提 2: 知识与某种运气不兼容<sup>[2]198①</sup>(基于前提 1)

前提 3: 理解是掌握或明白真信念间的相互关联,信念为真即可(兼容论的理解观的主张)

前提 4: 理解免于葛提尔式运气(基于前提 3)

结论 1: 知识与理解在运气问题上态度不一致(基于前提 2,前提 4,矛盾律)

结论 2: 理解不是一种知识(基于结论 1)

在对理解与知识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兼容论划分了不同的语境,分析在这些语境下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理解或者知识,从而判定理解与知识的关系。兼容论主要针对信息环境和信息来源进行分类,分别是好的信息环境、不好的信息环境、可信的信息来源、不可信的信息来源。假设在这些不同的语境下,主体得到的信息全部为真。首先,要明确这些不同分类的意思。好的信息环境是在某一信息环境中,得到这一正确信念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不好的信息环境是某一信息环境中,得到这一正确概念的可能性小于不可能性;可信的信息来源指我们的信息来源于一个可信的对象,如知道这一信息的人;不可信的信息来源指我们的信息源于一个不可信的对象,但恰好为真,如源于迷信。

其次,兼容论基于以下不同的语境进行分析:可信的信息来源,好的信息环境;可信的信息来源,不好的信息环境;不可信的信息来源,好的信息环境;不可信的信息来源,不好的信息环境。兼容论指出,除了在好的信息来源和好的信息环境下的知识和理解一致变动外,其余的语境下都出现了知识和理解不一致变动的情况。兼容论者指出在理解中,只要求信息的来源为真,根据假设,其余三种情况都符合

这一条件,主体都得到了理解。但知识与运气不兼容,在其他三种前提下,主体都没有得到知识。这就说明知识和理解在同一条件下的不同一性。

兼容论者通过科曼奇族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假设主体偶然发现一本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其中的一章是关于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案例,主体读完这一章,似乎真正地理解了为什么科曼奇族会控制南部平原<sup>[2]197-198</sup>。

针对这一案例,有以下几个假设。假设主体在一堆正确书中抽出那本美国历史书,这本书由一名此领域的可靠专家编写。主体关于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信息来源可信,信息来源环境好,符合前提 1 和 4,因此,主体同时获得了知识和理解。

假设主体碰巧拿到的书中关于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信息为真,同样源于专家,但其他容易拿到的书中大部分关于科曼奇族的解释都为假,即信息来源的环境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运气因素掺杂其中,所以根据前提 1 和前提 2,主体没有获得知识,根据前提 3 和 4,主体得到了理解。

假设主体拿到的这本书中关于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信息为真,但源于作者的猜测,不管主体的信息环境好坏,根据前提 1 和 2,主体没有获得知识;根据前提 3 和 4,主体获得了理解。根据论证,卡凡维格认为只有在好的认知来源和认知环境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得到知识。而理解的获得则限制很少,只要得到真信念,不管认知来源是否可信,不管认知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得到理解。

## 二 非兼容论及其局限性

以格林姆、普理查德、哈里发(Kareem Khalifa)为代表的非兼容论则认为理解与运气不兼容,并针对兼容论的思想及论证进行反驳。非兼容论认为兼容论的思想不清楚,原因之一在于对例子的构建略显粗糙,存在多种解读方式,即如果在其案例中加入一些细节,情况就会不一样。其主要反驳如下:

(一) 兼容论的语境分析论证真的成立吗?

非兼容论对兼容论提出的不同语境进行分类。一类关注可信的信息来源,但是不好的信息环境;另一类关注不可信的信息来源。指出无论出于好的信息环境,还是不好的信息环境,都无法认为其获得理解。最终反驳了兼容论所认为理解和知识在同一条件下变动不一致的情况,指出理解是一种知识。

① 从卡凡维格的表述中可以得知,此处的运气指葛提尔式的运气。

### 1. 基于好的信息来源, 不好的信息环境

非兼容论指出了兼容论的缺陷之一在于没有适当的限制运气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认为在特定环境下, 主体同时获得了理解与知识; 另一种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 主体没有获得理解与知识。但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下, 理解与知识仍在一致变动, 理解是知识。

首先对认为主体同时获得了理解和知识的情况进行分析。在原案例基础上, 假设这些准确信息源于可信的专家, 其研究方法可信。但这些准确信息所处的环境不好, 非常容易得到假信息。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获取知识和理解的某些情况, 我们会无视周围的影响因素, 把关注点集中到可信的专家身上, 其来源可信, 方法可信, 且获得了真信息。非兼容论认为在兼容论看来, 我们获得了知识与理解。

其次, 如果在科曼奇族案例中加入一些详细细节, 情况就会不一样。假如主体看的前 99 本书都充满错误, 主体知道这一事实, 当他翻到第 100 本他不确定真假的书, 即记载科曼奇族案例准确信息的书时, 尽管信息实际上正确, 但基于前 99 本书的错误性, 我们有极大的倾向去否定这本书的正确性, 否认主体获得了知识; 鉴于非兼容论认为理解与运气不兼容, 主体同样也没有获得理解。

### 2. 基于不好的信念来源

非兼容论首先对信息来源进行了区分: 解释性的故事和描述性的信息。二者在信息的来源上一致, 区别在于解释者或者读者在获取理解时所付出的努力不同。格林姆的基本观点区别于卡凡维格的想法, 认为“正如知识不允许主体的信念基于不好的信息来源一样, 理解也不允许基于这样不好的信息来源。”<sup>[3]525</sup> 基于不好的信息来源, 无论其所处的环境好坏, 主体没有获得知识, 同样也没有获得理解。

还是借用科曼奇族案例来进行分析。如果书中的信息为解释性信息, 如已经说明科尔曼族登陆的原因, 构建了信息间的因果关系。此外, 这些解释关系仅基于一次数据分析, 或作者的猜测, 其来源极不可信但碰巧为真。在这种情况下, 主体无论处于何种认知环境我们都否认其拥有知识, 因为其来源极其不可信赖; 我们也否定其拥有理解, 因为运气在其中占据的作用不容小觑, 我们很容易获得错误的理解。

至于描述性信息, 即书中没直接告诉我们各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 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的相关信息称述。当然, 这些称述性信息的来源仍然不可信, 但碰巧为真。读者需要做的是把这些信息进行

整合, 得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由此获得理解。我们不可否认在心理层面, 读者把信息整合在一起, 是一种成就。在内在主义理解观的支持者看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获得了理解。但依照解释性信息案例中的理由, 我们无法认为基于异想天开, 主体可获得真正的知识与理解。格林姆认为,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理解与知识是一致变动的, 理解是知识。

### (二) 针对内在主义理解观提出的反驳

非兼容论指出了内在主义理解观可能存在的问题: 幻觉问题, 不好的信息环境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 我们已经在本文上一小节进行了详细说明。现在主要关注幻觉问题。格林姆通过探讨“诚实的幻觉”案例, 反对兼容论的主张。其主要内容为:

“CIA 把一种迷幻剂飘入主体房间, 作为结果, 他看到狗碰了桌子, 使花瓶掉到了地上。”<sup>[3]520</sup>。

那么, 主体是否理解了为何花瓶掉到地上? 在格林姆看来, 就算他的解释正好符合真实情况, 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理解为什么花瓶掉在地上。因为他识别错的概率很高, 假如把狗看成了别的东西, 那他的理解就错了, 因此我们不认为主体获得了理解。

在此基础上, 格林姆指出, 无论是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 还是来自不好环境的认知运气, 理解与运气都不兼容。“与知识一样, 理解同样需要由坚实的东西( sterner stuff) 构成。”<sup>[3]522</sup> 原因论对理解来说同样重要。此外, 格林姆还通过说明理解、知识与信念之间的关系, 通过先天知识与知识关系的对比, 来澄清并说明理解与知识的关系。然而, 基于运气视角对理解与知识关系的说明仍然存在问题。

综上, 非兼容论者通过对兼容论者的语境分析论证及内在主义理解观的反驳, 提出自己的主张。然而, 非兼容论者在论证的过程中, 存在问题, 如缺乏对运气的明晰说明, 在一种模糊的意义上探讨运气。此外, 非兼容论者虽然指出兼容论者对案例缺乏细致的说明, 但实际上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 三 为什么兼容论是成立的?

上文介绍了兼容论的立场及非兼容论的反驳。然而, 非兼容论的反驳成立吗? 兼容论有何理论贡献? 此节中, 笔者首先指出非兼容论的反驳存在的一些缺陷, 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缺陷做一些回应, 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解观, 即融贯知识理解论。这一理论支持兼容论, 认为理解是一种知识。最后, 指出这一理论可能面对的反驳及可能的回应。

### (一) 非兼容论的理论缺陷

非兼容论通过对兼容论的主张进行反驳,构建起了自己的思想,认为理解与知识一样,都与运气不兼容。然而,非兼容论的具体论证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无论是在非兼容论对兼容论进行反驳的过程中,还是在非兼容论自己论证运气的过程中,这一主张都没有对其所认为的运气进行说明。这就造成了运气作为理解与运气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处于在概念上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它难以清晰地对运气进行分类讨论,难以对运气进行细化分析。毋庸置疑,我们的生活中有多种运气,好的或不好的运气,值得期待或想规避的运气,我们置之不理的运气。这些不同的运气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由此造成的理论后果也不同。上文中提到在好的信息来源,不好的认知环境中,关于理解与运气的关系,及知识与运气的关系,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第二,在对待理解与运气的关系时,非兼容论者的态度存在不一致之处,尤其体现在格林姆的思想中。一方面,大多数情况,格林姆对理解与运气关系的处理过于强硬,一概而论,否理解与运气相兼容的一面,认为理解与运气不兼容。因为要求保证内部掌握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非偶然联系。另一方面,格林姆在理解与运气的关系上表现出不一致的一面,指出理解与破坏知识的那种运气不兼容。他借用普理查德的表述,认为实际上有些知识与运气兼容,这表现出他认为理解与某种运气兼容的可能性。这些不一致实际上归于他没有对运气做出区分。但毋庸置疑,格林姆仍然主张理解与运气不兼容。

此外,在说明理解与知识关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加坚定的论证去证明理解与知识的关系。通过思想实验来构建反例,以反对理解不是知识的观点,这并不能必然地说明理解是知识,同样存在理解与知识无关的情况。而且,对不同案例的不同解释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答案。思想实验预设对同一个问题,每个正常的人都有相同的直觉。然而,曹剑波指出,“哲学直觉的多样性,对分析知识论的方法论、优越心理观、认知过程理论以及具体的知识论理论提出了挑战。”<sup>[4]</sup>如格林姆通过迷幻剂案例说明理解与运气不兼容,但关于迷幻剂案例,可能会有一些反对意见。有人指出这个案例与运气无关,主体之所以能得出是猫碰了桌子使花瓶掉到地上,是因为迷幻剂的作用还不足以使主体无能力看清事实,主体的理智德性仍足以辨别原因,获得理解。如果摄入足够的迷幻剂,或强效的迷幻剂,主体的理智德性就不

足以使其获得理解,也不存在对运气的讨论了。

## (二) 兼容论与融贯知识理解论

### 1. 理解真的与运气不兼容吗?

针对非兼容论者对运气的探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运气与知识、运气及理解的关系上,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回避运气的影响。因此,不能对运气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我们首先应该对运气进行必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运气与知识、运气与理解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对运气本身进行分析。不同的人对运气有不同的定义方式,但普遍认为,运气意味着不按常理出牌,是一种不可控因素。当然,运气本身也有模糊性这一特征,有些运气很明显,如买彩票中奖;有些运气很难界定,如篮球比赛中,最后几秒球员从离篮筐5米远的地方随手一投,恰好球中了,我们很难界定这是源于运气还是球员的技能。运气有程度性。买一次彩票中奖和买十次彩票中奖,显然是不同程度的运气。从运气的分类上讲,运气还有好的运气,不好的运气,无关的运气之分。

在运气的来源上,笔者赞同普理查德将运气分为“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sup>[5]35</sup>及“来自环境的认知运气”<sup>[5]35</sup>的看法。后者确实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找到了相关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运气,主体得到了正确的理解。而源于葛梯尔式认知运气的理解不是真正的理解。依照这种运气分类观,非兼容论的主张不够严密,兼容论的分析也不够明晰。从科曼奇族案例中我们可以得知,主体的理解可能源于专家,也可以源于随手拿起的书,或占卜师。因此,主体的正确理解可能源于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也可以源于环境的认知运气。如果他的理解源于专家,那么主体的出发点是对的,他是要通过可信的途径,去询问专家来获得理解,尽管他很容易接触到错误信息,但由于运气他获得了实际上正确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可以和运气兼容。而源于占卜师的正确理解则不具备“可信的途径”这一条件。同样,在知识与运气的关系上,我们也认为知识与来自环境的认知运气兼容,与来自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不兼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基于来自环境的认知运气就可以获得知识和理解。二者在对待这种运气的态度上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说明理解是一种知识。

### 2. 融贯知识理解论

首先,在理解与知识的关系上,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理解是知识。理解本身也需要真这一条件,理解与某种认知运气不兼容,此外,理解也是一种成

就。理解是一种知识,笔者认为,“理解是知识,理解中不仅包含因果知识,而且还是一个包含其他各类知识的融贯体。”<sup>[6]</sup>但这不代表理解只能由知识构成。当然,好的理解源于知识,是由各类命题知识和非命题知识构建而成的更高的认知成就。

第二,在理解的构成要素上,除通过可信方法获得的知识外,我们还应为没有达成知识的信念以及其他认知状态、情感等留出一些地位。当然,这些信念或其他认知状态、情感等在构成对自然事物的理解时不能处于中心地位,而应起辅助作用,或者作用微小。如我们对科曼奇族的崇拜,或许可以促进我们对其控制南部平原之原因的理解,但是这一作用不是本质性的,而只是辅助的。然而,当涉及对与人相关的事件进行理解时,情感这些因素将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对主体的一个行为的来龙去脉知道的非常清晰,然而如果不能在情感上设身处地地思考为什么主体会这样做,不在情感上、动机上与主体共鸣,那么我们难以达到对主体的深度理解。

第三,对理解的构成因素进行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就需澄清理解与事实性的关系。这涉及理解来源的真与获得的理解是否为真两种情况。在来源上,文中已指出,理解与来自环境的运气相兼容,我们的前提是这些源于运气的信息实际为真,只是其来源缺乏确证,存在偶然因素。此外,笔者将指出,理解不仅与来自环境的运气兼容,也允许其来源中有一些错误成分。因为理解的核心定义是,掌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其中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关联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允许一些外围信息的非确证性,甚至错误性。如主体理解了为什么科曼奇族会控制南部平原,其中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具体时间,当时的首领是谁,这些信息或许模糊不清,或者已有的信息是错的,但这些因素对构成理解的确发挥了作用,不过只处于理解构成要素的外围。

关于获得的理解与真的关系,即获得的理解是否要遵循真这一标准。笔者认为,针对这一关系,应该分情况分析。针对一些客观理解,与知识等同的简单理解,必须要符合真这一条件。然而,针对一些复杂理解,对人的理解,或许我们应该以真为导向,但在真这一条件暂时无法达到时,可诉诸最佳解释,“合理性原则”<sup>[7]</sup>,即在一系列可能的理解中,以真为导向,选择一个最具合理性的理解。真这一因素当然是理解的目标,但笔者认为不必以真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整体来说,理解还是要符合事实性的,起码要以事实性为目标。

第四,理解与真的关系会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某一对象的完全理解是否可能。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与理解度有很大的关系。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程度区分,本文将用理解度来衡量理解的不同程度。知识的数量,与理解相关的核心知识的多少,理解中蕴含的真信念的多少,理解中所蕴含信念的“信念度”<sup>[8]</sup>的高低,错误信息的多少等都会影响理解度。这就必然会涉及时间因素,当然,也并非时间越久,理解度越高。存在着之前的理解被全盘推翻,对某一对象的理解度降到很低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一对象所把握的积极信息就越多,理解度也会随着提升。其中,与理解相关的核心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应单纯基于知识或信念的数量来衡量理解程度的高低。

毋庸置疑,存在着一些简单理解,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能够暂时地完全理解。但是当涉及一些复杂的理解,尤其是对人的理解时,我们很难保证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严格确证,所有信息的正确性,以及信息的完备性。在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上,涉及理解的深度及其历时性这两个关键因素。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的理解总是趋于完美的。

### (三) 可能的反驳及其回应

第一,有些反驳可能针对将运气进行分类这一方式提出质疑。一方面,认为本文借鉴对运气进行两分的理论来进行论证,这一出发点可取;另一方面,运气实际上很难被把握,且种类繁多,因此很难准确地将运气仅仅归于这两类,也很难只按照一个标准就完美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运气与非运气的界限模糊,来自环境的运气与来自葛提尔式的运气界限模糊,有一些运气游离在二者之外。站在离篮筐五米的地方,在紧急的时刻进行投篮,很难说清这其中是否包含运气,包含多少运气;如主体凭借可信的途径,获得关于科曼奇族控制南部平原的理解,然而,一天以后,主体忘记了其中的细节,完全凭借猜测表达了其理解,这一理解又恰好为真。针对这些复杂案例,我们难以凭借运气两分法就可以分析清楚。笔者同意这一观点,本文借鉴运气两分法,旨在提出一种解决运气与知识、运气与理解之间关系的可能路径。针对应该以何标准来定义运气、区分运气,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更加细致的探讨。

第二,针对理解与真的关系,可能存在两种反驳。笔者将其中一种反驳称为高标准的理解观,它强调理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理解应源于百分之百为真的信息。这种理解观也有强弱之分。其中

较强的那一立场不允许其中有运气的成分,虚假的成分。笔者认为,这种高标准的理解观会造成“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人作为有限的个体,认知能力必然有限,不可能全知全能,不可能在每次理解某一对象时都确认自己获得了百分之百正确的信息,我们或许只是在诸多解释中寻求最佳理解。较弱的理解观承认运气,但不允许假信息存在。这虽不如第一种观点强硬,但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一理解观同样将会使很多理解被排除在外,我们在实际达成理解的操作中,也很难对这一条件做出保证。

第三,针对理解与真的关系,笔者将另一种可能的反驳称为低标准的理解观。这种理解观可以称为纯粹的内在主义理解观,其将矛头对准理解与真的关系,认为理解的核心就是要掌握一种“关系”,主体不应关心这些信息的真假,重要的是弄清对象要素间的关系。这种理解观过分强调关系与内在把握,使理解成为一种内在活动,甚至只是一种内在活动。主体需要做的仅仅是将描述性信息转变为解释性信息,这样的认知结果很难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成就,其价值甚至不足以与获得知识这一行为相比较。更不用说这种理解与知识的关系了。

综上,本文通过对兼容论及非兼容论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理解、知识与运气三者关系的新看法。此外,本文还对理解本身的相关特征做了一定的说明。这种理解观利于我们澄清 knowing – that 与 knowing

– how 本身及其关系;帮助我们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对待理解,强调理解度,重视理解度的提升;还提示我们需重新看待情感等对理解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涉及对人的理解时,更需重视这些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在这些问题上,本文显然阐述地不够清楚,需要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究。

#### 【参 考 文 献】

- [1] MORRIS K. A defense of lucky understanding [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2 63(2):357.
- [2] KVANVIG J.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 GRIMM S. Is understanding a species of knowledge? [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6 57(3).
- [4] 曹剑波,万超前. 实验知识论对经典思想实验的挑战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1.
- [5] PRITCHARD D.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epistemic value [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2009 64(7).
- [6] 温媛媛. 理解是一种知识吗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4):7.
- [7] 陈嘉明. “理解”的知识论 [J]. 哲学动态 2016(11):69 – 75.
- [8] 郑伟平. 知识与信念关系的哲学论证和实验研究 [J]. 世界哲学 2014(1):59.

## Understanding , Knowledge and Luck

WEN Yuan – yua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sues in modern epistemology area. According to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luck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eories: Compatibilism and Incompatibilism. Compatibilism represented by Jonathan Kvanvig advocates that understanding is compatible with knowledge ,but it is not a kind of knowledge. Incompatibilism represented by Stephen Grimm points out that understanding is incompatible with knowledge ,but it is a kind of knowledge. However ,incompatibilism also has its own defects ,one of which is it does not give us a clear concept of luck.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understanding is compatible with certain luck ,and understanding is a kind of knowledge. At last ,some potential refutations are replied.

**Key words:** Compatibilism; Incompatibilism;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luck

( 责任编辑 殷 杰)